

清水河县文史資料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前

言

《清水河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在县委、县政府党政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在有关单位的配合和协助下，经过全县各族各界同志的共同努力，现在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为今后开创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遵照周恩来同志“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倡导，组织党内外具有丰富阅历的老同志和各族各界人士撰写文史资料的工作，已经成为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和全区、全盟第二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我县政协在今年四月首届一次会议后，积极开展了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并在政协首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成立了清水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立即着手开展了我县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在短短的六个月时间里，已经征集到各方面的文史资料十二万多字。经研究审定本辑出版了八万字。《清水河县文史资料》一书，今后将不定期地分辑出版。

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县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新内容。它担负着为我国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为研究历史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和教育人民，惠及后代的光荣任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水河县历史悠久，情况复杂，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

之地。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勤劳勇敢的清水河县人民为反对国内外敌人，建立新中国，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留有丰富的遗产。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抢救”出来，留给后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把我县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搞好，敬请曾在我县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同志和各族各界人士在百忙的工作中能为我们抽时间撰写稿件或提供史料，我们殷切期望得到您们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我县政协刚刚成立，过去没有开展过这项工作，再加作者和编辑人员各方面的局限性和水平所限，有些史料可能不尽准确，难免出现遗漏和错误，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此基础上补漏救失，达到史料的真实可靠。

让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开创我县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清水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偏清区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杨汝霖忆述 (1)
梁歧秀整理

曲折的道路，非凡的经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后的回忆

.....李 录忆述 (34)
赵金贵整理

解放战争时期清水河县人民的革命斗争

及伟大胜利——八进清水河

(1945年8月19日~1949年6月9日)

.....梁歧秀调查整理 (50)

清水河揽古辑要

.....孙 茂 (84)

偏清游击支队创建前后

.....孙 茂 (117)

清水河的“四大宝”

.....刘 琮 (128)

解放前清水河的教育情况

..... 石生俊 (136) ▶

天花病给清水河人民带来的灾难

..... 张黄庭、高文明 (140) ▶

清水河县名称的由来

..... 高 旺 (142) ▶

偏清区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杨汝霖 忆述

梁歧秀 整理

我是偏关县老营堡人。老营堡是个好地方，四面环山，雄踞长城，三丈六尺高的城墙与雄狮般的烽火台相对呼应，力扼塞北，是偏关一重要营堡。堡内有四百多户人家，街道整齐，店铺繁华，庙宇肃穆，亭台壮观。在古代，老营堡为捍卫北疆发挥过很大作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老营堡又是我们的根据地，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党的领导下，老营堡哺育了不少革命干部，我也是在老营堡参加了革命。

老营有了党支部 抗日有了主心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向华北地区进犯，抗日烽火在塞北熊熊燃起。

在民族危亡、国家危亡之机，党及时派梁雷（雨田）、武养鸣、刘忠良、李林（女）等同志，先后来到偏关、老营，以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公开身份，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建立农救会、青

教会、妇教会，搞四大动员。即：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粮出粮，妇女做军鞋。并且秘密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扩充兵力，建立武装。

三七年十月份，老营堡先后建立了三个党支部，其中武养鸣同志建立了两个，一个支部的支书是刘广福，一个支部的支书是赵亮。另一个支部是老四团连长李春荣同志建立的，支书是薛玉明。我在十月份也由王作舟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老营人民有了希望，抗日有了主张。

在党的领导下，各种组织很快地建立起来了，牺盟会由刘忠良、武养鸣同志负责；战地动员委员会、农教会由赵亮同志负责；青教会由梁匡川同志负责；妇教会由党三女、王金桃、土玉花等同志负责；自卫队由张志忠同志负责，梁雷是雁北十三县游击司令，兼偏关县县长。

组织机构一建立，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就开展起来了。在这一阶段我们主要办了两件事：一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苛捐杂税，斗争税务局长阎庭杰（阎大疯子）；二是斗争大地主尚守廉、李枝荣。为什么我们要斗争他们呢？主要为了争取民众共同抗战。当时搞四大动员，不是说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吗？人，我们已经组织起一百多自卫队，但资金筹集不起来，一来苛捐杂税过重，农民负担不起，二来有些大户摊派的资金不给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找税务局长阎大疯子讲理，他不但无理，反而骂我们。因为税收是由他包的，减了税他就减少了收入。于是，我们召集群众大会，敲锣打鼓，喊着“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反对苛捐杂税，支援抗战”的口号。阎大疯子一到会，听了震天动地的口号，看了群情沸腾的场面，怕得不得了，一下子软了下来，答应减免杂税。我们胜利了，阎大疯子偷跑了。

斗争完阎大疯子，我们又在文昌庙八海窑里开会，跟大

地主尚守廉，李枝荣进行说理斗争。尚守廉有几千亩土地，在朔县还有商号，是偏关县有名的大地主。我们给他摊配五百元钱，他说啥也不给。李枝荣也是个仅次于尚守廉的一个大地主。于是，我们在文昌庙召开了群众会，白天黑夜连续开，搞说理斗争。我们问尚守廉：“你愿不愿意当亡国奴？”他说：“不愿意。”我们又问：“那为什么让你拿几个钱打日本你不给？”他无话可说。会议一连开了四、五天，最后这两个地主才把钱拿出来。过去他们有钱人根本不拿钱，现在在群众的压力下，他们把钱拿出来了。不少人高兴地说：“跟着共产党，抗日有主张，群众力量大，虎口里也能搞出钱来。”

血 染 老 营 堡

一九三八年，我的公开身份是牺盟会区分部宣传员、自卫队政治教官、村抗联副主任。在党内我是搞地下侦察工作的。大同辛丁位在老营堡设立了一个鸡蛋庄，为收购鸡蛋，庄主把杂货赊给小买卖人，一边推销货物，一边收购鸡蛋。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党支部书记刘广福同志就让我当货郎，挎上针线包到老牛坡、口子上一带搞侦察。三八年正月初七，组织上派我和刘广福来清水河了解敌情，当时清水河城里住着国民党东北骑二军的副军长郭喜鹏，部队有暂编一、二、三团。这是个新收编的土匪部队，军容不振，纪律不严，枪支弹药不足，穿的衣服五花八门，红红绿绿，应有尽有。我们在雷胡坡刘根拴家住了几天，正月十三又回到老营。

一回老营，骑二军军长何柱国正征集民夫挖战壕。已知日本鬼子从平鲁出来“扫荡”，进攻老营。我们碰头汇总了情况，党组织决定马上动员、组织群众转移。正月十四开始

动员，不少人都做了准备，大部分群众已向附近的村庄转移，也有一部分群众不愿意转移。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叫周玉怀，我们多次动员他转移他不听，他说：“百姓百姓，什么神圣都是一样敬，日本人来了也给烧香上供行了啦，还要咋？”坚持不走。还有些乡绅看不起我们，他们想让何柱国保护他们，就在日本人进攻老营前的正月十五，他们还给何柱国立了碑。立碑时，举行了仪式，开了大会，何柱国在会上还讲了话。梁雷和李林同志借机在这个大会上也讲了话，他们慷慨陈词，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何柱国、郭喜鹏，大不以为然，一个笑着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随和道：“黄嘴婴儿乳毛未干。”正副军长一唱一和讥讽梁雷和李林同志。

正月十八鬼子开始进攻老营堡，何柱国的前哨部队在距老营二十华里的南辛庄放了几炮，连一个日本人的影子也没打住，随后就全部向神池、河曲一带逃跑了。绅士们的愿望落了空。怎么办？我们又组织群众向大南山转移。周玉怀老汉等十几个人仍然不听劝告，待在老营堡里。鬼子一进堡，放火烧了文昌庙和部分民房，把没有转移的周玉怀老汉等十一个人杀了。鬼子用大瓮焖米饭、炖牛肉，把门窗箱柜都给烧了火。鬼子住了一夜，把个老营堡糟塌的不成样子。日本人走了之后，我们回了堡，一看，庙宇毁了，给何柱国立的那块碑也打烂了，房子倒了，窑洞烧焦了，留下的是一堆堆冒着青烟的火堆，一片片被打碎的瓷片和满天飞的鸡毛，真是一片荒凉。更不堪目睹的是那十一个惨遭杀害的乡亲，有的是刺刀捅死，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割掉脑袋，一个个怒目圆睁毗牙裂咀，表露出对残无人道的日本鬼子的强烈憎恨。

全堡的人都在哭泣，有的爬在死者身上嚎啕大哭，有的看着被破坏了的房屋窑洞流泪出神。人们不知该怎么收拾，

失去了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及时召开了群众大会，一边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残无人道的侵略罪行，一边总结经验教训，组织群众重整家园，动员他们搬出老营，开展对敌斗争。会后，帮助死者家属掩埋了尸体。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一下群众可真正拥护我们了，谁家有什么事都来找我们商量，甚至有些老乡绅也来找我们。他们说：“你们怎知道日本人要来，要杀人？”、“当初我们一心依靠何柱国的军队打日本，战壕挖了好几天，结果连鬼子的影子也没见他们就全跑了。”

除奸抗日保卫春耕

一九三八年五月端午，日本兵分两路，一路向偏关进发，总指挥是黑田，另一路从大同、平鲁向老营进发，配有飞机和重炮。国民党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在关河北的头山子、大炕沿山和关河南的南梁上、新庄子、大台山一带阻击，门秉业、袁庆贞在水泉堡、戚家坪一带阻击，一二〇师警备六团在南坪新窑村一带配合傅作义作战。

端午这一天，老营堡里的群众都已转移了，只剩我们几个党员留下来观察情况，结果让三十五军抓到头山子架电话线。我从山上下来时，三十五军还在河槽练兵，中午吃过饭不一会儿，日本鬼子就到了下土寨十里梁，顺河槽往下走，与三十五军接火。

战斗一打响，三十五军打得很勇敢，一炮摧毁了日寇的一门大炮，日本人始终不能顺关河而下。后来日本人又兵分两路，一路绕南山梁向老营猛扑，一路绕北山从花园沟顺大炕沿山进攻老营。三十五军又在南山梁和大炕沿山与日军

展开交手战，拼了刺刀。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日军进攻了几次，都被三十五军打了下去。后半夜，八路军警备六团在南坪新窑子村袭击了日军的后卫，消灭了大批鬼子兵，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及军用品等，有力地配合了三十五军。

老营战场的阵地一直控制在三十五军手里。但在戚家坪战场的防线被日军突破，门秉业和袁庆贞向偏关方向败退，两路日军都向老营进攻，夹击三十五军。临晨，三十五军向神池、河曲一带撤退，过了黄河，到了后套。日军打下老营没有住，就走了。

三八年九月，组织派我、刘贞、王元会三人到朔县，一边侦察敌情，一边给县委买药品等。到了朔县城，我们住在西街王二娃店里。当时的形势很紧张。一黑夜，警察就查了三次店，头两次，警察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说是平鲁县乱尾巴村的，那几个家伙不信，说：“你们是西山的八路军”，盘问了一会儿就走了。过了一阵，这几个警察又返了回来，一再说我们是山西的八路军。这次店掌柜王二娃说：“你们不让我开这个烂店就说话，不要来个客人就是八路军。”王二娃看了看我又说：“他们明明是好老百姓，我和他父亲是父辈之交，你还一再稽查。”警察看见王二娃恼了，马上说：“你说别查了，我们就不查了，相信你就是了，这也是上级的命令。”王二娃不理警察，又对我说：“今年你们西山的莜麦怎么样？”我说：“不错，收成很好。”那你再来时给我驮上三、五十斤莜面吧。”那几个警察也说：“有了多驮上些，给我们也分些。”

王二娃根本与我们不相识，他只不过是为我们才那样做的。第三天，我们要走了，但形势紧张，北门、西门鬼子都不让走了，怎么办？还是店掌柜王二娃找来了警察，让

警察往出送。最后，在这个警察值班时，我们从西门走了出去。

三九年二月份，组织又派我、刘贞、郭四、王双喜、陈广希五个人，到朔县侦察敌情，我们到朔县又住在王二娃店里。

在朔县城里住了几天很顺利，临出城还买了七条“金抢烟”和几斤糖，还有些针针线线。太阳快落的时候，我们出城到了下称沟四水梁上，这时，从城里出来三个人把我们拦住了，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还说是乱尾巴村的，那几个家伙说：“你们的口音不对，准是西山的八路军。”说着就把我们赶的一条毛驴拦住不让走，拦到一条沟里。当时沟里有十几个砍柴的人，柴背子已经捆好了。我们又说：“我们是好老百姓，家里没办法，做些小买卖，我们是乱尾巴姓朱的。”有几个砍柴的也说：“乱尾巴有姓朱的，他们是好老百姓，快放了吧！”为我们求情。最后那几个坏家伙把我们带的七条纸烟、几斤糖都抢走了，还要拿其它东西，又有些砍柴的说：“怪可怜的，给人家个活路吧。”这才把我们放了。看来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有中国人的骨气，两次遇险都是让素不相识的人保护出来了。

我们回去不久，二月二十八日，日本人来老营住下不走了，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十日才撤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跟鬼子、汉奸展开了斗争。

日本鬼子住在老营堡，在我们的发动和组织下，群众没有一户回老营城住的。实际上鬼子占了一座空城。群众住在周围的山沟里。敌人为了引诱群众回城，经常派汉奸张福等人到山沟里来活动，先是遇上老乡就给一把盐，（那时群众吃不上盐）拿上些宣传画，引诱群众回堡子住。他们说：“皇军住下就不走了，你们迟早也得回来，如不回来抓住你们连命

也保不住。”软硬兼施，威逼老乡。并说谁先回来，皇军就给推的窑洞装上门窗，再不回来，房屋要毁坏。

汉奸做工作，我们也做工作，教育群众不能上敌人的当，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张保良兄弟二人在汉奸的引诱下，正准备回去，经我们教育也不回去了。后来有个叫李万益的回城走了几趟，这个人当过旧兵，胆子也大，我们知道后，就跟李万益讲：“你为什么回城？想当汉奸了？”李万益说，“三叔再不回去了，我不当汉奸，我和你们除汉奸。”李万益说话算数，不几天，他在小营村背后，正碰上唐翻译和维持会的刘荣往大河湾走，走到跟前，李万益上去就扎了唐翻译一刀子。这一刀没捅在要害处，唐翻译和刘荣拔腿就跑，唐怕追上去，扭回头来放了一枪。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从此，鬼子就派汉奸张福（井坪人）等人，经常出来赶老乡的耕牛，抢老乡的衣物等，破坏春耕生产。张福一连赶了二、三十条耕牛，回去就给杀了。张福是个大烟鬼，人们知道后，在耕地时就准备些钱或大烟，他来了给上一块钱或一片大烟，他也就不赶牛了。可是，日久天长老乡哪有那么多的钱或洋烟呢？张福闹得人心慌慌不能春耕。党组织就给我们支部布置任务：保卫春耕，铲除汉奸。支部书记刘广福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纯德同志（共产党员），王纯德又跟李万益作了商量，尔后，王纯德又跟我和我弟陈广希作了商量，决定在阳洼沟处置张福。因为阳洼子靠山隐蔽，前后都是山沟，只住着两家人家，一家是我，一家是我的本家杨二老汉，比较保险。

李万益认识汉奸张福，有一天张福又来到东山沟，李万益就跟张福到了王纯德家，吃了饭，抽了大烟，跟王纯德认了朋友。在张福临走的时候，李万益说：“你多会儿没大烟抽就来找王纯德吧。”过了几天，张福领了个李三狗，真的

来到了王纯德家，张福一进门就说：“王纯德在不在？抽不开大烟了。”王纯德迎接出来说：“来啦？我给抽吧。”说完就让他女人给烧水做饭，并找出些大烟先让张福抽。

王纯德把张福、李三狗安顿在炕上，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老张，你们先抽着，我出去再给你们闹些。”回头又对他女人说：“老张爱吃莜面窝窝，你给推的小些。”王纯德利用做饭工夫，跑到阳洼子找到了我和陈广希作了部署。他说：“张大个子和李三狗在我家，一会儿我就把他们领来，你们准备好。”王纯德从我家走后，又找了张俊同志。

王纯德一走，我和我弟弟就隐藏在山沟里准备下手。当时我们比较紧张，等了一会儿，陈广希才说：“咱们什么家具都没拿能行吗？”一句话提醒了我，我就跑到后沟向郑二借砍柴镢刀，郑二先不借给，我说：“我有些当紧做的，误你一背柴，还你两背柴。”郑二最后把砍柴镢刀借给了我。

我刚借回镢刀，就听见王纯德高喊道：“‘精杂货’在不在？‘精杂货’在不在？”“精杂货”的名字叫陈金，是我继父的一个弟弟，常卖洋烟，人们就叫他‘精杂货’。我妈听见王纯德叫陈金，接应说：“不在这，回来吧。”这时，我们已经做好了下手的准备。

王纯德说：“‘精杂货’不在这儿，咱们上边墙上吧，找李红小买洋烟。”接着他又说：“要不咱们就先进家喝口水，等一等‘精杂货’，不回来再上边墙村。”张大个子听了王纯德的话，从山坡上下来进了院，在门前蹲下。李万益让我妈烧水，张大个子吃着一把大豆，王纯德抽旱烟。

我们听到王纯德他们到了门前也走出来。张大个子警惕地说：“这是做甚的？”王纯德说：“就是这家的，他们刚砍柴回来。”说着就把旱烟袋给张大个子递过去。又说：

“老张你抽烟，我吃把豆子。”张大个子接过烟袋，把豆子给了王纯德，张大个子刚把烟袋含在嘴里，王纯德向我一使眼色，我上去就按倒张大个子，想把烟袋捅进他的咽喉里，一下子捅死。陈广希看见我按倒了张大个子，上去就用镰刀砍张大个子的脑袋。王纯德和李万益也动了手。我继父和杨二老汉听见声响，出来就拉架，说：“你们做甚哩，有话慢慢说。”李万益吆喝了几句“快回去。”这两个老汉才回到家中。

烟袋插进了土里，张大个子的脑袋成了血头狼，我们以为把他整死了，一松手张大个子站起来了，他向李万益说：“老三，这是咋哩？”李万益用手指了指我说：“这是八路军。”张大个子一听，转身就顺沟跑，我们就在后边追，用石头砸。张大个子跳了一架沟摔倒了，我搬起一块石头，一下子砸准了张大个子的头部，结果了这个狗汉奸的性命。

砸死张大个子后，我们才发现对面山上还有敌人岗哨，很危险。王纯德和张俊同志脱了张福的衣服，带了李三狗就到县委交差。我们把张大个子的尸体拉到一个水凼坑里埋了。两个老汉也帮我们挖土，在黑夜月亮地又端着水盆清洗了石盘上的血迹。

晚上我母亲给做的高粱面山药汤扬我也没吃，前半夜根本睡不着觉，盘算让敌人发现怎么办？最后我决定搬家。

后半夜，我们就往史家圪台村搬家，四区区长郭俊山同志正住在那里。我们搬家什么也没带，只装了几升米，我继父老汉骂我们说：“狗日们的，你们瞎胡闹，黑天半夜去哪呀？胆上你们是个送命。”

到了史家圪台村，郭四借给了我们二斗莜麦和一间窑洞，生活就这样安顿下来了。第三天另一个姓杨的汉奸（也

是井坪人)出来寻找张福,到了前家洼宋二明家住下了,他说:“张福不是让八路军杀了,就是让老百姓给打死了。我说他称模些,对老乡不要过火了,他不听。”住了一天一夜,姓杨的也偷跑了。日本人问这两个汉奸的下落,维持会的人说:“可能跑回井坪不下了。”日本人也没再追查。从这以后就没有人赶耕牛了,春耕保住了。

我们住在史家圪台以后,有个甲长叫李海仲,给我们逃难户摊派了不少杂款和羊毛。我不给,李海仲的父亲李三老汉就数说我:“汝霖,你们有羊不给羊毛,我们怎么给日本人交差?”又说:“你们是逃难逃出来的,吃我们沟里的水,烧我们山上的柴,应当多出才是。”我就冲着老李三说:“我有钱有毛给日本人,就在老营住呀,还来这里住?这柴是山上长的,水是沟里流的,这山和沟也是你的?拿出你的契约来。”李三没有说的,气的胡子一撸一撸的只瞪眼,我又逼进一步说:“你说给你儿海仲子,让他少给日本人摊物要钱吧,应付应付就行了。”

李三父子气得不行,李海仲就回老营堡告了我一状,说:“收不起款项羊毛就是杨汝霖卡的,他给了别人也都能给。”维持会长陈清云听了对他说:“你好好地和他们说,尽量让他们交,这年头谁也惹不起。”又说:“我让刘云去看看吧。”维持会还有个杨三根,他是我们派进去的人,是给我们做工作的。杨三根知道后对刘云说“你咋唬咋唬交了差就行了。真要是抓回来,群众不让你,八路军知道了,咱们也受不了。”刘云说:“我懂的,有唐翻译的例子。”

李海仲告我没告倒心里还是对我有意见,有一天县里周仪稷、彭飞英等六、七个同志到了史家圪台村,我让李海仲给买几斤莜面吃,他先是不给,我说:“你能给日本人摊派款项,就不能给中国人闹些吃的?”他知道来的这些人不

是一般人，又听我们的口气挺硬就，回家端来几斤发霉薇面，一做，霉坏的不能吃。后来我又找来几斤米，才给同志们吃了一顿饭。有些人不听教育也得惩治。

我们搞空室清野，不让群众回老营，但侯双银就是不听，几次回老营。有一天他到史家圪台，正碰上三十五军退却时留下来的杨德发，杨德发当时跟我们在一起打游击，他知道侯双银回了几次老营。就把侯双银拉到山背后杀了。

还有个陈贵、李福枝，这两个人也回过老营几次，有一天他俩也到了史家圪台，我碰见他们正在圪楞上坐着，我就问李福枝：“听说你回老营两，三次了，想回去当汉奸还是咋的？”他忙说“不是不是”。我说：“不是当汉奸，那你就把城里鬼子的情况和我说一说。”他说：“贺刘锁老汉也让日本人杀了，因为日本人拉来一汽车咸盐，让贺刘锁给往下卸，卸车时车底下撒了些咸盐，贺刘锁老汉没盐吃，顺手将撒下的盐装在衣服口袋几把，日本人说他是小偷的干活，当下抓住就杀了。”

陈贵回城报告唐翻译，说李福枝到史家圪台把城里的情况都给八路军说了，李福枝就让日本人杀了。后来我们又让李万益杀了陈贵。这下震动可大了，日本人也感到震惊。从此，汉奸不敢公开活动，群众也不再想回老营堡住了。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钢偏关、铁宁武，生铁铸的老营堡。”确实是这样。日本鬼子从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进老营，到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十日撤出老营，一年多时间只占了一座空城。老营人民群众并没有屈服，始终坚持着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山区人民的赞扬，曾得到晋绥地区领导的表扬。